



九

洪武十九年至廿三年

國權

丙寅洪武十九年

正月壬戌賑北平大名江浦水災

戊寅湖廣通城崇陽二縣山險輸布帛代粟

己卯罷四川永寧茶馬司

辛卯州融縣洞蠻

庚辰頒大誥於國子生及各儒學

甲申雲南左布政使張統言異時商輸粟金盞每斗鹽十斤

鹽官談遷孺木著

以穀准粟者聽後禁輸穀中鹽遂少乞仍之報可上尋諭
是月征大前將軍信國公湯和班師還朝乞骸骨上尋諭
曰卿強健為朕一行海上為倭備初倭寇浙東指揮方鳴謙
故谷珍從子上問以海事對曰倭海上來則海上備之爾
若量地遠近置指揮衛若干戶所陸聚巡司弓兵水且戰艇
若壘錯落倭無所得入海門入亦無所得傳斥魚肉之矣
上曰然於何籍軍對曰兵興以來軍勁民胸民無所不樂為
軍若四民籍一軍皆樂為軍也至是和偕鳴謙往視要地築
城增戍越登萊歷江浙凡五十九城簡浙東丁壯三萬五千

有奇和自巡城工多入民家墻階之石及諸碓磴欄諸城下
民多賃畚者浙人謳曰京國巨倉公卒聊浪墻除碓磴公城
墟壘鳴謙入言之和曰吾聞成遠笑者不近量任大事者不
細謹若以國之無備及於戈鋌蔓生竈下虫豸生井臼安所
得稚磴乎復有謔者老夫將手刃之

二月亥朔高麗貢馬千匹布萬匹

己丑上坐東閣與侍臣論天人之際上曰天人無二人
當以心為天又論儉工曰不可儉者祭然不可瀆不可儉
者賞然不可濫

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顯國公傅友德討平之
置雅州茶馬司

丁未遣使勅等常熟知縣成蔓奇賜以酒時郡吏馳縣中道
榜執之嘉其能

我申定首領官於本司九年考課正官九年稱職予誥勅
壬子命新除官不用符契止給劄

癸丑賑河南饑民

省躬錄成編漢唐以來災異應臣下者

三丁巳朔罷審刑司

給來朝官鈔二十錠治贖

丙寅傅忠為駙馬都尉尚壽春公主友德子

辛未大誥續編成

左春坊司直訥汪仲魯致任命以秋行是日忽召至賜坐曰
爾今老可即還無容來矣所戒者近侍臣歸有司來見當閉
門謝之曰仲魯蒙恩予告置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
矣其敢以是自速厥疾如此則可以考終仲魯頓首謝明日

辭歸

置牧監諸群

罷文武官節錢俱賜宴

辛巳復頒北方學校九經

甲申復雲南納米給鹽之例

四朔戌朔分工匠輪班三年赴京輸作三月遞代

在京文職官吏俸置倉另貯

丁酉李景隆嗣曹國公誥曰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矣貴戚

之位忠臣義士之所矜重奸邪之所窺妬是有束手而傾不

自重而覆嗚呼守是位者必動止合宜語默無妄靜觀社稷

安危察奸邪之所以若邪臣黨比則秘其事而幽其機以

待一舉而患難為之捍禦朕姊子文忠命居群將之列功至

公位嗚呼非智非謙幾累社稷引不免而自終其薨也三年

矣以骨肉之親無著勞於朝野服制既終命爾繫爵爾其慎

鑒前失永受朕訓

朱國禎曰岐陽之功莫大於浙西莫迅於應昌莫險於騁

海蓋亞中山匹開平而文學議論又宛然儒者氣象自古

人臣文武全才未見有及者太祖固居然以唐太宗目

之矣非智非謙幾累社稷之語盡吐心事親為帝甥共平

天下如何用智如何執謙岐陽至是其道窮而其功乃所

以為累工固籌之深矣借事發怒借館人行刑中道而
逝延其世賞君臣錫勳之間情不足而體尚存千古變局
殊不忍言至景隆統緒子能讀書談兵自其家傳堂一子
張也貌而推之情而信之天也即豪傑如何即岐陽尚在
亦如何而况景隆噫嘻

贖河南水災所鬻子女

應天衛軍有父母子女者月給米一石

丙午置建昌姚州越雋會川五井鹽課提舉司

慈谿縣丞秦仲彰為寧波知府寧波知府李仲文降慈谿縣丞時仲文遣

吏行縣不法執送闕下故陞仲彰降仲文

是月吳傑嗣安陸侯

五月卯朔上諭吏部進士魏安仁等六人謫浙江按察司吏

知已自新其召用之

丙辰命四民各守本業醫卜安土其游惰匿他所者謫徙

丁巳嘉興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剛正能其官賜勅書酒醴

市馬雲南

戊辰妖僧玉琳與新淦人楊文曾尚敬等謀亂紀元天定捕

誅之

已巳行人王良至常州鹽貨知府范好古以聞械至罪之勞
古酒醴
壬申平靖州苗蠻

乙亥程鄉人鍾文遠作亂伏誅

甲申麓水下者妄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叛遣千戶
周原往捕之知縣南昌倪孟賢微行察民耕織如故疏其誣

遂論妄告之罪

命光祿寺市價視常販每百錢增十為民息

六 己丑廣西興業知縣王獻縣丞曹玉容徵稅逾期以進士宥

之

辛丑雲南地震

命戶部給祿皆以石計先是或升斗零

甲辰詔曰朕有天下十有九年方域粗安奸臣間之恩未施
而帑及德將布而阻行舊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奸擾吾民
者循治而歛跡監生職任於諸州想吾民樂生有漸矣特命
有司存問高年撫卹無告篤疾殘廢者收入孤老院歲給之
民心十九十無公私之序非隸卒倡優貧無產業者八十以
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

十斤田業僅自贍者給酒肉絮帛如之富戶應天鳳陽民
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人十以上賜
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年禮免其雜徭正官
歲一存問月遣篤敦生員詣門送賜給粟毋得陳朕約民敢
有冒年受禮尚者家族誅曾被公私淑慝者如之所在鰥寡
孤獨果有田糧有司即與除去差撥無者給米六石孤無依者
責令親戚收養無親戚者責令鄰里累年間邊有勞或矢石
殘傷或因傷身亡兒女見存者優免三年塲集土軍因傷殘疾
者優免軍役三年因傷死者優免十年入為民籍更免雜徭

三年官軍從征戰沒者卹賞其兒女襲父職者陞一等

丁未賑青州開封旱災

癸丑給糧長賦役冊籍之費

平越衛麻哈苗楊孟等叛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

七月朔勅蘓州知府王觀同知曹恒經歷王昉曰為官蒞政

非權無以馭下迂儒俗士官名而已爾當廳筮死猾吏錢英
如此則令行禁止安民有日特遣行人白思中賚勅勞醴尚

篤斯志共永高明

癸亥三辰晝見

置東寧衛

設揚州武昌等糧長

丙寅左都御史蔣徽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

達戶部侍郎楊靖俱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甲戌賜中山王及韓國公李善長等十四人鳳陽東西山塲

丁丑國子博士金華吳沉致仕

己卯太白入太微垣

癸未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置翰林六

十以下置六部二司

八月丙午上閱宋史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嘆曰人居以四

海為家何自私為

辛卯命吏部選應天富民子弟補吏

己亥六安侯王志卒志鳳陽人從渡江克定京畿江楚從馮

勝渡河取懷慶澤潞更入察罕隘見絕塞卻胡封年五十二

追封許國公謚襄簡

甲辰皇太子往盱眙葬三祖帝后衣冠加脩築曰祖陵

己酉定吏員轉補資格

九甲寅朔復置寶鈔提舉司

庚申西平侯沐英言雲南廣蕪宜軍士屯田從之召征南將
軍穎國公傅友德回京

高麗占城入貢

皇子程生

丙子天雨絮

癸未行人劉敏唐敬偕內臣賈磁器賜真臘等國

十庚寅太白晝見七日

乙巳優給已故武官子孫父母老者全俸終身

是月頒至戒錄採逆臣百餘事

十甲寅韓勳嗣東平侯

乙卯澧州蠻亂討平之

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軍赴北平聽征

庚申免大同鹽稅虧額

辛酉日本來貢卻之

癸亥改阜里軍民府為宣慰司

丙寅高麗請易冠服不許

行人往廣西圖山川與蠻洞相接者

十癸未朔日食

作京師各門及橋道廊署俱罪人輸作

濱海置守禦千戶所六處

甲申陝西市馬

乙酉重囚令大理寺覆決

戊子市馬高麗

癸巳大誥三編成頒天下

己亥岷州山寇作亂討平之

庚子盧氏主簿徐存義上言大梁居中土形勝可都不宜在

於江左守令當重佐貳不必多設倡優俗樂不可用當脩明

雅樂 上嘉獎之

甲辰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理刑每存欽恤令

莫若嚴刑使人知畏而重犯法 上曰用刑之道貴於得中

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卿言非也

雲南巨津州土酋阿奴聰叛襲劫石山營千戶浦泉戰死吉

安侯陸仲亨率指揮李榮鄭榮討平之

乙巳命運糧給施州衛餘崇山等衛令屯田自食再請復給

之

詔武官謫戍雲南連東者皆縣次續食

戊申置都勻安撫司
親王令節慶賀止本城官行禮

安南入貢

是月諭宋國公馮勝征金山紉哈出先運粟松亭關及大寧
會州富峪仍分置邊隘諸衛

丁卯洪武二十年

正月癸丑宋國公馮勝為征十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

玉為左右副將軍定遠侯王弼為左叅將東川侯胡海武英

侯郭英為右叅將率師二十萬征納哈出初納哈出以元萬

戶守太平獲之以元世閔厚待之尋逸去元亡不從主漠北

擁大衆金山三分其部曰榆林曰養鴉庄曰龍安一禿河輜

重富盛畜牧蕃息教惠遠左工諭勝駐師通州覘其出入

先克慶州徑擣金山仍遣前番將乃刺吾北還賜納哈出書

及毛蘭撒里達溫蠻子晃石台和尚伯蘭等

焚錦衣衛刑具送因刑部先是重刑下錦衣衛甚酷橫工
日訊鞠法司事也時令錦衣審重罪者欲先得情耳豈令燬

煉耶

己未脩闕里孔廟

改松潘衛為松潘軍民府指揮司松潘安撫司為龍州

甲子郊天氣澄明工悅

己巳裁潭府魯府審理所官

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誠請開河南陝州銀礦工曰好利

必戕民死時採金豐城歲久金竭民甚苦之豈可效也

徙民墾成都蕪田

四辛巳朔增禁門校卒

癸未諭大將軍馮勝進兵選元舊官部下能騎射者擇年有

戶領之充前鋒

戊子江夏侯周德興往福興漳泉抽民戶三丁之一戍海工

防倭圖上城守要害築城十六增巡簡司四十五

罷磨勘司

禁番使以麻鉄出境

丙申有國子生任陝西知縣受賄逮至上念其年少宥之

已酉左都御史唐徽言軍某犯罪當杖笞兩宥不悛乞併前重論上不聽仍杖遣

五庚申初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霽正楚雄衛指揮使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祥品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指揮李觀儲傑等曰近御史李原名自平緬歸朕聽其說百夷事不下萬言皆無倫叙及有倫叙處大抵稱其詭詐符到晝夜緝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要當城高壕深排柵粗大收火銃大煎火藥以備之來勿輕戰相戰乃出向者雲南初下軍中遣人與百夷

二月午朔上閱武庫門外仍令將軍衛士自習射於墀

夜五星皆見

甲申大將軍馮勝至通州遣輕騎出松亭關覘上屯慶州命藍玉乘大雪襲破之殺平章朶來擒其子不蘭奚

戊子浙直進魚鱗圖冊初分遣國子生武淳等履畫繪圖

辛卯琉球入貢

壬辰上耕藉田宴群臣於壇所

甲辰上註書洪範揭御座右

三月亥朔宋國公馮勝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丙辰宜興縣丞張福生犯法以國子生宥之諭曰進士國子
生皆朝廷所培養初仕即有麗法者雖欲改過無繇自今雖
犯法三宥之

辛未復設太原府文城縣大通鉄冶所其地置冶歲採鉄十
萬斤後聽民採至是以繕兵復之

馮勝駐兵大寧城

癸酉市馬高麗辭其直不許詔歸我流民三百五十八人耽
羅國亦貢馬并價直如之

甲戌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秩滿來朝爾香褒諭令復職

往來以令觀之小人淺事一概張威貽笑諸蠻自今並不許
遣彼來持有文書祇答大概若無文書入至毋與較論固守
此言毋中彼慢絕跡不交靜以待之彼乃無策

諭戶部各處積貯滿二年者聽折收

丙寅勅大將軍馮勝曰天象水火相犯宜嚴號令整行伍遠
斥候

辛未勅馮勝曰觀天象其咎在，宜乘機取之納哈出勢必
來降黑山魚海之間地平無備可盡滅也

諭刑部尚書唐鐸曰有司犯者欲盡法治之人謂刑重不則

靡所忌古云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自今輕犯悉宥之徒流及
雜犯死罪皆戴罪復職有至再三者亦錄其罪而復其官

六月酉惠州山盜起討平之

己丑潯州知府沈信言府界柳象梧藤間山獠盤據近殺廣
西布政司參議湯敬官軍討之遠遁不克今桂平平南二
縣降獠皆善弩歷險乞選千餘人俾團寨協捕工不許第
謹備之

丁酉廢昌國縣徙其民置寧波衛

馮勝等至遼河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進金山之西遣

張允恭送乃刺吾見納哈出於松花河驚曰吾謂汝死矣乃
得復相見因遣左丞劉探馬叅政張德裕隨允恭來獻馬覘
我師納哈出送乃刺吾漢王胡王欲殺之以救免仍歸納哈
出

太白經天

宜春妖賊作亂捕斬之

戊戌優給武官老疾無子姓者

己亥勅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曰金齒遠在邊徼員固守險
不比中原五教之民非德重名播不足守之指揮李觀所以

命也所移徙不下萬數皆奸儒猾吏累犯罪人不易制治遣
往指揮千百戶鎮撫亦多恃功放肆之徒當以號令彈壓之
朕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彈壓必爾保武

趙汝濂曰黔中古南詔地在鬼方之西三代之未綏漢武
帝通犍柯羌楚銳意圖之而黔蒼金齒終未入版圖唐一
興師覆衆四十餘萬自昔以來未有郡縣其地寧謐康定
如今日之盛者蓋聖祖神謨廟略度越千古而諸將經
略進取悉中機宜也嘗伏覲諸將出師聖祖臨軒面諭
及所下詔勅其於地里遠近道路險夷與夫攻守分合之

唐申都督濮英殿大軍而還初衆竄山谷間我盡驅之又
多奪良馬憾甚設伏邀擊後軍英碎為所乘又馬踣被執絕
食不言乘間自剖腹死英合肥人勇敢累功追封金山侯謚
忠襄明年贈樂浪公英子興生教月封西涼侯祿二千五百
石

朱國禎曰諸將死事者又有濮真云洪武初征高麗被執
自殺致高麗太祖不間加一矢用一兵濮真師之深入
取敗果何所據夫國初最重武臣贈都督僉事以上其卒
也未有不錄况死於異國又烈臣如真竟不一見何哉斷

是濮英一人而悞書之其剖腹同謚同贈同子之名同表
門之語又同此可概見然當歸一無煩為真作贅詞矣
申養老之政於天下此亦所以一其民一其教其所以
也天生神聖統一寰宇豈偶哉

勢歷、如指諸掌雖生長其地久踐戎行者未能若是悉
臨江侯陳鏞從征納哈出將至金山與大將軍異道相失戰
死
癸卯馮勝兵踰金山元將全國公觀童來降
丁未馮勝次金山東北遣左副將軍藍玉取納哈出降其衆
納哈出計無從乃刺吾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復遣使至
勝營獻馬陽納款勝遂遣左副將軍藍玉往受之耀之以大
軍納哈出彈指曰天不使我有此衆矣率數百騎詣玉約降

玉酒之甚洽納哈出別携耐剛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先飲復
觴玉玉解衣飲之曰請衣此後飲弗肯衣玉亦持不飲久之
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吐一語鄭國公常茂勝子壻也部
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
起欲就馬茂拔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騎擁納哈出
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在松花河北凡九十餘萬聞之
皆潰散其餘衆四萬餘騎欲來追勝遣觀童往諭之并得其
各受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五百餘里勝厚禮
納哈出奏捷并言茂驚潰衆狀遂驅降衆南行使都督濮
英將三千騎為殿

王世貞曰是役也踰於霍冠軍之降休屠渾耶耳第以大
將軍與鄭公茂爭功相訐然玉處置之失宜僅亞於茂而
茂之直前斫納哈出稍失之躁耳亦未可盡非也

陳仁錫曰渾邪王與休屠王等欲降漢工恐其以詐降襲
邊令霍去病將兵往迎之渾邪王裨將多不欲降者頗遁
去病乃馳入得見渾邪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王乘
傳先詣行在盡得其衆渡河號十萬故王欲襲邊多詐降
即真降而中不欲降者擒斬不可已常茂斫納哈出傷

其臂正為約降而中悔也

談遷曰納哈出控弦二十萬畜產彌野果其佐元薩翼擴
廓東西通擾無寧歲亦勁敵也愚在自雄不肯與元主期
故我軍得度金山之北否則和林分騎突犯北平大同間
大將軍且狼顧不暇矣大抵上勢合則強散則瑕高帝
又善星象計納哈出必降誠神筭也

閏六月朔元司徒完者不花來降

馮勝兵次金山亦迷河更獲遺車四萬五千馬數千匹傷疾
老弱二萬四千餘人

勅福建造海舟百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出海城捕倭

己巳立群牧所五隸句容縣牧監

甲戌工聞捷諭大將軍降衆隨便居住立衛與漢軍雜處

常茂驚潰衆械赴京師

七月朔工遣賜納哈出白玉黃金帶銀幣及其部曲冠帶

鈔幣有差

倭患則台州衛指揮同知陳亮官成金齒

庚辰詔有罪軍官或遠來者悉赴京師

高麗進市馬五千匹

乙未徵還山東捕盜官軍專罪有司

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刺一禿等雲王蠻吉兒郡王桑哥

失理和尚國公等來降馮勝遣定遠侯王弼發兵迎之信州

信州即一禿河一被虜亡馬七百餘匹

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立昭烈武成王廟工曰文武非二

塗太公從祀帝王廟去王號罷其舊廟

辛丑左右叅將南雄侯趙庸東川侯胡海並落叅將聽征

壬寅太白三辰晝見

封何真東莞伯

行人唐敬等還自真臘其國王黎列保昆耶甘昔者貢象五

十九隻香六萬斤

暹羅入貢椒萬斤蘓木十萬斤

八月申遣使賜真臘國王金印綺繡

癸亥作泗州祖陵祭殿

故元尚書塔不歹來降

丙寅市四川耕牛萬頭往雲南屯田

庚午上聞馮勝等在軍多不律遂勅勝及傅友德等曰古

之名將為國効忠勛名千載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夷夏

未嘗行一不義何馮勝膺大將軍之任專為己私播惡胡中
降，致恨古名將豈如是耶以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
易慮庶可保全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概於將軍亦報哉
命會寧侯張溫永平侯謝成前軍都督高率兵追討金山
餘衆復遣帖木兒等榜諭之竟寢

命北征諸將還京留永國公馮勝分軍各衛穎國公傅友德
提督

卒未置大寧衛

銷六料條記

工曰故以防欺偽若果正人君子又焉用是

定入觀止正官首領官吏各一給贖禁乘傳免雲南道遠者

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永昌侯藍玉行總兵事

詔景川侯曹震選卒二萬五千即雲南品甸屯田備征仍復

中鹽法

乙亥詔遣雲南戍守家屬每月賜十金鈔十錠

丁丑征大將軍宋國公馮勝以納哈出部將三千三百餘

人至京上捷表

詔民年二十以上不許為僧

九朔寅朔納哈出入見賜一品服封海西侯祿二千石

辛巳置台州健跳柘渚守禦千戶所各築城
西平侯沐英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屯種備蠻寇
置大寧都指揮司及大寧中左右衛

詔穎國公傅友德編集新附軍士簡練精銳屯大寧防
徵還改左軍都督僉事耿忠攝征副將軍事

調湖廣官軍五萬餘人征雲南

丙戌定百官品祿

癸巳永城侯薛顯卒於軍顯蕭人從趙均用守泗降從征漢

吳中原俱著功坐妄殺胥吏歎醫火者馬軍千戶吳富封顯

侯不券後補券北征還次山海關卒贈永國公謚桓襄無子

收券後坐黨不論

徵雲南王知府等官赴京

置班年及各邊馬驛

撤馬見罕回回滿刺朝貢

乙未上壽六十一受朝賀

高麗入貢

丁酉安置常茂於廣西之龍州茂娶馮勝女勝故見子高之

數責誚茂時慢詞以應勝故脩憲前劾緣飾之茂自訴博納

哈出故且訐勝羅胡中生子死二日強娶其女使閣行酒於
納哈出妻求大珠異賢自掠胡馬亡冀於工曰是亦勝羅罷
勝就第奉朝請茂削爵流龍州土知州趙堅妻慕茂聞女妻
之為他夷所發茂聞伏毒死洪武二十四年也或云隱他所
不實死工兵索之不得徐聞其死乃小解

談遷曰金山之款萬一納哈出脫去必以衆戰憂方大也

中山王勲蓋天下未盡快志於胡馮宋公適殺天隙徒模
千里斬溫鼎以釁鼓血尸逐以來鏑不是過也常茂雖統
綺從戎裁抑過甚遂珠犀之謗近聞肺腑指縱之略概廢

于城易賞而罪何以勸功噫姐醢功臣浸、乎其漸矣

帝馬高麗

定化卒五百納糧五十石

欽任兵部尚書單安仁卒

收養納哈出所部羸馬

丁未永昌侯藍玉為征十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

英為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為左右叅將率兵進

討殘胡

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衛軍城西寧

十期申朔封後軍都督僉事朱壽舳艫侯右軍都督僉事張赫
航海侯世祿二千石俱漕運功

雞鳴山歷代忠臣廟成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卞壺唐劉仁贍

宋曹彬元福壽歲五祭

唐成衍聖公孔訥來朝

壬子顏禴為溧陽縣丞顏子五十八代孫

劍川州土酋楊奴等叛討斬之

各衛指揮同知僉事分領千戶所事

定勳戚出使非奉符驗不得乘驛

辛酉月食

癸亥定武臣贈賻格例

丙寅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軍三萬三千往雲南

選南方學官往教北方增廣北學諸生復其家

簡力士五千六百隨駕

訂定朝參等禮二十六則

庚申永昌侯監玉奏天寒片遠道量留應戎者其大軍分回

各鎮聽調從之

丙子惠州海盜謝以青作亂討平之

討雲南阿魯禿遁走武關至鄜州擒之
是月宋國公馮勝還京令就第鳳陽奉朝請

十一月復置陝西鹽池鹽課司
壬午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於雲南屯定邊姚安昇節等
衛時欲征百夷

乙酉徵河南儒士岳宗原等九人授布政使等官

戊子河南府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讀學士
選陰陽官子孫習曆學

信國公湯和海工還奉朝請

增馬牧所軍月餉人五斗

錄京衛將校子弟皆試百戶

庚子置雲南三衛中左千戶所

募商納米雲南中鹽

十二月朔免徵鳳陽商稅

賜武官復職者千六十二人

賑濟南東昌登萊饑民

庚午置遼東三萬衛

凡將校自洪武四年守邊有功者通陞有差

辛未還河間阜城驛戶寧生馬匹
運鈔百餘萬抵山東登萊賑饑

置高麗疆界其鉄嶺以南人悉歸之

詔鎮南衛從征五開陣亡家屬悉放還為民

前晉府左長史桂彥良卒彥良慈豁人元貢士仕平江教授

罷歸工徵入奏對稱旨除太子正字授承事郎侍講選入

文華堂教習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屢有獻替工善者曰

卿者師也十一年勅授晉府右傅改長史致仕見道純一超

豁洞達見嚴主而心盡

林之盛曰高皇帝時有將無相將若徐中山詩咏公旦

赤烏几、德音不瑕中山有之乃他日論相獨有咨於伯

五賦温先生對曰宰相者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馮者也一

九不言盡相道矣先生尚自以嫉惡過嚴遂巡遜謝而竟不果

相夫不嫉惡則容奸容奸豈宰相事而謂嫉惡果隘耶彥

良啟聖德平好惡而本乎無私罷宰相革中書省事分六

卿權歸天子聖祖之睿慮遠矣

前軍都督俞事於顯卒顯黃梅人丙申來附累功追封英山

侯謚廉武

元亥頌武臣大誥二十二篇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

正朔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上聞其脩職愛民諭

吏部復之

己卯思倫發入寇擊破之

壬午葦韶州張九齡余靖祠

免徐州運租入京悉輸濟寧

丁亥復置工思州忠州定州及陵州祿州

旌賢孝子王興

辛卯浙江道監察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漢鞫獄平恕或

德之飲於塗置金馮漢曰此定法非我私子却其金故有是

命

故元將信童來降

永嘉入市暹羅沉香當死工以經過貿易非交通比釋之

復馴象衛於廣州龍州捕象後徙橫州
韶州英德人周廣全等作亂降胡叛於廣西討皆平之

二期戎詔都督蕭用王庸等分天下各都司衛所軍為十班今

歲八月始輪赴京師較藝仍先下操練法免其文戰屯田者

癸丑福建布政司進禮記註疏

甲寅定歷代名臣從祀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

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

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

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

顏凡三十七人侑帝王廟去趙普安童

裁郡縣禮生及儀狹入

戊午遣官祭歷代帝王廟去隋文帝

定貴州宣慰竊翠歲輸糧三萬石安撫密定三千石免其道

課

遣官開辦四川六番茶課

壬戌以五月當日食勅永昌侯等防戍不虞

仍聽四川人採茶通羌

禮部主事高惟善還自西番上安邊策曰巖州寧遠等處原

古郡治首列戎築城堡開壑山田撫近威遠則烏思藏柔甘
鎮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蕃民專販硝磺烏茶於巖州
立市則此葷衣食皆仰給於我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
千戶為外藩特角天全六番招討司一御之民免其徭役令
造烏茶貯巖州倉易番馬比雅州利倍之并開大渡河兩岷
荒田通硯門巖州道路量遠近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
上從之

丙寅夜有星出東壁色黃赤占文士效用
丁卯令達軍隸各衛編戶丁男月給米一石

帝王廟及上元縣署火

己巳朝參官門籍各自置

庚午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改武職

調北平軍赴大寧代還舊軍

甲戌更建天界寺

故元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成雲南

三月亥朔策貢士施顯等賜任亨泰唐震盧原質等進士及策

出身有差特建題名碑於太學時對策并落二人

上謂侍臣曰驕凶德也田子方云貧賤驕人朕謂不然君子

以恭敬為本
戊寅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僉事葉旺卒旺六安人少從長槍
三軍謝再興及事上歷遼東都指揮使鎮守十七年剪荆棘
立城堡號令整肅恩威兼濟與馮雲齊名至今遼人尸祝之
已卯東莞伯何真卒真字邦佐東莞人為元淡水場管勾棄
官起義兵障鄉里平王戒陳仲玉之亂累進福建行省右丞
王師下廣真先歸工甚禮之許以實融李勣子榮嗣坐監
黨誅
辛巳工召考官陳宗順等於武門論列子隣人竊鉄事知

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因
給筆札撰疑信論

詔申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庸東川侯胡海鶴慶
侯張翼雄武侯周武懷遠侯曹興等從征大將軍永昌侯
藍玉北伐

乙酉增脩南郊壇壝更定郊禮及各廟祭章

丙戌賑山東饑

辛卯廣東海陽人曾承廕等作亂討平之

癸巳增置群牧監

已亥遣進士行監察御史事分巡郡縣偕一御史久任者
從三萬衝於開原

亡寅孕只生番八魁討破之

甲辰西平侯沐英討思倫發大破平之時思倫發悉衆三十

萬象百餘大寇定邊新附諸夷皆動英自將兵一萬討之選驍騎

三萬萬程旬有五日使馮誠挑以輕騎百餘百夷以萬人驅

象迎戰指揮張因以五十餘人射仆象追殺其酋長大呼而

入斬首數百級諸軍皆乘勝進英使軍中列火銃神機矢為

三行象來前行發不退次行發又不退三行發明且緬人悉

象來背欄楯竹籬鈎鈔鑪鑪左右雜標英三其軍馮誠前甯正

左湯昭右下令曰聞砲齊戰捷一級一隊賞退一卒一隊僂

鼓之前行之矢發銃砲動山谷中象皆挺透決驟英軍但呼

而麀戰緬大紛拏戈甲憂摩飛血塗滅張因因與千戶張榮

祖乘勝追之盡焚其寨昔刺亦百夷之勇人也復來殊死戰

英望見左隊少卻曰取其隊首來左帥顧見與其衆死之大

敗緬人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緬人戰則渠帥縛身坐象裹革

兜披鉄甲於是皆身中百餘矢殪象背工其衆連相不得食

死者相枕思倫發遁去

是月征大將軍永昌侯藍玉謀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
魚兒海率勅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遂踰大磧度黑山
師次游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過小山忽泉溢乃濟
四月初何榮嗣東院伯其後言不立時隨民與元主
行人董紹往占城其後言亦不立時隨民與元主
乙卯藍玉兵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
玉欲引還定遠侯王弼曰吾屬提兵十餘萬深入無所得
何以復命玉曰是也戒軍中穴地燬令不見烟黎明至捕
魚兒海南知脫古思帖木兒營在海東北八十里餘玉以弼
為前鋒直薄之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又大風揚
沙晝晦軍行皆不知主方欲整而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
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帥數十人其衆遂降
主與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
玉率精騎追之出十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及故太
子妃公主等百十九人擒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於深
草間追獲吳王朵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
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二百四頭牛羊十萬二千四百
五十四頭車三千餘輛并得其寶璽圖書金銀印宣勅照會

諸物聚其體狀而焚之遣人奏捷班師
談遷曰馮勝之降金山藍玉之襲魚海懸師深入俘壘幾
盡衛霍之功於今為烈漢北自兩敗後其勢寢微而後
文皇帝四犁庭度雖王赫斯怒論其斬獲視金山魚海後
之矣中山之篋兩將不終追誦龍蛇之章為之太息
文華堂庶吉士解縉妙年讀中秘書嘗論曰朕於爾義
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其工在大庖西縉入奏曰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取天下於群盜抹生民於塗炭此
放勳也良平信布無所賴籍出師命將皆受成畫徐足燕都
市不易肆絕女罷外戚寺人藩鎮之患亡聲色游畷之娛此
湯武也惟願陛下篤若臨若對之嚴慎不覩不聞之獨雖
處深宮如奉郊祀喜怒哀樂一聽天理上下四旁均視同仁
出惟行不冝於教改刑期無刑寧失之不經夫令教改則民
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
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
不絕賢又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死懼之陛下好善而
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惡者未必蒙禍良由
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奸

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嘗延於世復及其昆尊榮恩賚始
終始如一者也或朝貴而暮僂或忽罪而忽赦一陛下每多
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未加焉陛下
下天性素嚴或差忒急克伐怨欲臣知聖性所無也陛下
好觀道德心經及說苑韻府雜書臣竊謂甚非所宜劉向說
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蠅集兔園寒士之詞而已臣願陛下
下聚一二儒矣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閭閻瀛洛
之葩根勒成一書令臣執筆而隨其後又今六經殘闕禮記
出於漢儒蠹蝕尤甚且及時刪改訪求甯樂之儒大備百王
之典作為樂書以惠萬祀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
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
太常非俗樂可隸官使非人道所為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
任法而加封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勿興
土木佈墾荒田毋貪荒裔驅僧道之壯者復於人倫火經呪
之妄者絕其欺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痛懲法外之威
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惟
簿不修方今但伸播植之宜諸大臣過急當謀且加誅治層明時使民作事何拘建除之謬謂方向然神事甚無孤
虛避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

之曆必無此等之文。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洞瞞之矣。然猶不免欲借以愚黔首。臣謂天下已定矣。人心已服矣。一切奸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繩、所謂德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愚衆以神仙為應哉。且陛下拳、於畏天畏鬼神而畏民未也。孽、於治民治強暴而治心未也。夫衆威之潔脩舉之時。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詰之勤。鈎距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末也。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無訟乎。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以問。囚多霧為勞。甚非所以厲清要。畏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不知被赦之人。疑工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天持治國。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之曰殺之三。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此輩皆無稱塞淵表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固難。總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入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

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
友誰肯舍父母捐妻子批龍鱗以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
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盡鉛銖
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
困州縣孝廉人才具蹈瞽趨而或布朝省椎埋黨悍之夫剔
履負販之傭朝捐刀鐻暮擁冠紳左棄篋筐右紹組符雖曰
立賢無方亦盡悅詢有德是故賢士羞為等列闕冗習其風
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
無盤纏之俚諺鬻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
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
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
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臣知之法雖嚴訓字
之方未備序禮講學既無其地仁義法制又無其漸紀綱不
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
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
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行且作新於變漸次時雍陛下
下不可謂迂而不切也至於下農貧戶多有死徙或賣產以
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補以備役役重而民困又里胥度田

高下不均瘠鹵膏腴起科無別臣以為莫若行授田均田之制兼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以延天下之俊人今內外百司樞楚曹屬甚於奴隸一為下官肌膚不保宜使同寅協恭相守相序以重廉耻之節若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僇本於偽書今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其相為不為義則又何取夫義婦節哉此化原所繫也臣心欲言固不止此承付付量急於陳獻惟陛下少垂鑒納書

上不報已復陳太平十策參井田均田之法兼封建郡縣之

制正官民興禮樂審輔導之官新學校之政省繁冗薄稅歛

務農講武 上手持入顧其言頗過 上數稱縉奇才

大臣忌之 上改授柳

剽廣西叛蠻

己未夜月食

壬戌高麗請舊壤鉄嶺地 上令禮部尚書李彥名諭止之

母啟蒙蓋舊界鴨綠江也

癸亥勅西平侯沐英破賊後移兵漸逼景東務圖萬全隨地

屯田與之相持俟大軍四集如納款進許即可許之

甲子惠州龍川興寧歸善縣民作亂討平之
丙寅命都察院戒諭江西御史花綸等官吏事重始逮問毋
苛細興大獄
太白晝見
藍玉既班師復破降其太師哈利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
馬駝四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匹

五甲戌朔日食

戊寅議軍民對支法

甲申胡觀為駙馬都尉尚南康公主海子

乙酉五色雲見

唐質皇太子棟生

定誥命冊符用勅命之寶

甲午藍玉捷表至 上曰戎狄久禍中國今朔漢一清無憂

北顧矣群臣咸賀遂遣通政使茹瑺前望江主簿宋麟齋勅
勞之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宋遭連金
之窟以終其世神器美於夷狄腥膻汚乎九州朕起平定與
民更始已有年矣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當耆年
失今不征必為後患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爾親拘

納哈出來降今復躬擐甲胄風露穿地取飲禁火潛行
越黑山而徑趨追蹄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壘遠遁諸
王駙馬六官后妃部落人民皆悉附歸漢衛唐李何以過之
使至勅勞悉朕至懷
丁酉定雲南官使軍民犯罪條律
戊戌減豐城官租五斗之
華御縣有假彌勒佛惑眾者誅之

辛丑安慶侯仇成有疾賜內醞書勞之曰朕創業以有天下
惟卿勤勞適年海宇雖寧尚有弔庭之夷累卿高年久鎮邊
陲東西攻守無寧歲近喜廓清方將偃師脩文同卿華居美
食忽聞感疾實疚朕心是用遣人存問嗚呼征討之時櫛風
沐雨所自疾也尚慎藥節嗜副朕至懷

六 癸卯朔暴風雷震洪武門獸吻

甲辰信國公湯和上言臣老矣願得歸故鄉為容棺之墟以
待盡工大悅從之賜勅及胡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千緡
楮五百貫幣三十蓋帝上不欲諸將屢典兵故厚和也
皇仔極生慶妃葛底出
甲子東川諸蠻叛命傅友德仍征南將軍沐英為副討之

已已徵隱士謝天啟為山西布政司參議
勅諭武臣曰朕觀國初諸將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百人
至四五人皆視如兄弟愛如骨肉以故爭先効功所向克捷
人稱善戰不知由其善撫士今爾等居位食祿豈爾能督爾
祖父貽爾慶爾則不念祖父富貴由士卒時或若虐使不傳
心敗國喪身職此之由夫虐下不仁敗國不忠亡先人績不
孝曷不思之因頒軍士護身勅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

七 癸酉朔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
武寅元后妃公主等俘至賜宅廩或監玉私元后
后慚自經次子地保奴有怨言徙琉球

辛巳江夏侯周德興還鄉厚資遣之

甲申置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安慶侯仇成在成含山人從工渡江遇敵先登勳最

追封皖國公謚莊襄

故元詹事院同知脫因帖不見謀叛事泄藍玉謬之薊州脫

因帖不見故王保弟也

丙戌頒天下武臣大誥俾子弟誦習

已丑詔天下武臣致仕年六十者依原官半俸

丁酉勅傳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皆出羅、厥後分土異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唐時征闍羅爲於大理道經芒部群蠻佯順據險設伏致喪師二十萬近東川諸蠻雖不叛須豫備使不得肆蠻人與猿猴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碎難捕獲宜任兵屯糧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

辛丑海西侯紉哈出從征雲南平武昌舟中還葬京師子察罕嗣改瀋陽侯

壬寅朔西平侯沐英調都督寧正會攻東川

乙巳夜太陰犯亢有大星自北斗杓徐東南行三大餘分二星

又五大餘分三星經昴宿復為二經天庫復為一至天苑中

沒

壬子罷天下守令所舉者宿

癸丑遷山西澤潞貧人墾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閒田免

賦役三年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

甲寅監察御史桂滿劾右都御史凌漢刑部左侍郎高鐸失

職降漢刑部右侍郎鐸右僉都御史俱停俸

召天下致仕武臣任布政使官者悉還京

高麗平戶陳景來降言故元帥崔完部校也今四月國王王

禍欲寇遠使都相崔瑩李成桂治兵西京令景也又州餉
退師王怒殺成桂子集成桂還攻因王禍及崔瑩故景來降
命嚴邊備
乙卯令九卿各舉文學幹濟之士
青州知府賈紹祖等民饑不即聞降紹祖及屬官十七人
癸亥納哈出故部曲千餘人來降

甲子天鳴三日夜

丙寅征大將軍永昌侯藍玉送獲故元諸王官屬士馬至

京

丁卯藍玉入朝

工褒其功仍責以汚亂及遣人伺動靜之

罪玉拜謝宥之頒賞玉二千金鈔千錠文綺五十左右副將

軍唐勝宗郭英各千金鈔四百錠文綺十左右參將定遠侯王

弼千金鈔八百錠文綺四十左右參將都督孫恪五百金鈔三

百錠文綺十五餘有差

戊辰宴北征諸將於奉天殿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

封後軍都督僉事孫恪全寧侯世襲祿二千石

是月御製諭武臣勅凡八則

九月申朔航海侯張赫督官軍八萬二千餘人漕海還自遼東

賜新除官張士平等千四百餘人靴帶襲衣
丁丑勅五軍都督府下令各衛所屯田

定各衛馬步軍服色

丙戌秦晉等九王來朝凡七日過壽節辭歸

真臘入貢謝賜印

越州土知州阿資與羅雄州營長發東等叛命總兵官西平

侯沐英會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討之

癸巳監察御史鄭賜試湖廣布政司左叅議翰林檢討吳文

試右叅議

甲午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分討東川叛蠻

更定歲貢生例府歲一人州二歲縣三歲各一人俱年二十

正

造軍戶圖籍

乙未捕獲潮惠等寇

改歷代帝王廟於雞鳴山之陽

十丑寅南安侯俞通源奏雲南新附官民軍士田糧馬牛之數

庶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諸大臣忌縉才兵部右侍郎沈縉

奏縉索阜隸部堂言語嬉謾上不問改縉

丙午故元國公老撒知院裡怯來丞相失烈門於耦見干地等三千人來降初元少主脫古思帖木兒敗後欲走和林依丞相咬住值也速迭兒於土刺河被襲而潰獨與裡怯來等十六騎遁去適咬住等以三千人來迎欲依濶帖木兒其衆強會大雪三日未發也速迭兒又追至執脫古思帖木兒縊之并殺太子天保奴故裡怯來等耻事之來降

丁未靖寧侯葉昇進兵東川獲五千五百一十八人

命都督府更定屯田法

武臣以贖敗追奪告負

甲寅高麗國王王禰請遜位於子昌王日前聞其王被囚今請遜位必李成桂謀東夷狡詐姑俟之

丙辰夜月食

乙丑頒武臣訓戒錄

丙寅徐悅恭嗣魏國公徐達常昇嗣開國公徐達春次子

庚午雲南置瀘州赤水層臺四川瀘州衛

十一月朔傳友德討阿濟築平夷堡成之後立平夷千戶所

庚子世直千戶孛羅哥從征東川行至沅江謀叛走思州明

辛丑正月平

賜國子生鈔製冬衣別作室養疾

頒賜武臣保身勅時廣西指揮耿良科欽激變江西

十揮戴忠勤盜貪賄皆得罪平定

十癸丑安南表謝勅書令三歲一朝方物隨產許使臣一

壬戌進封永昌侯藍玉涼國公初擬梁國公意嘆之鑄其過

於券

阿資陷普安傳友德等擊敗之

兵部置軍籍勘合

庚午安南國相黎一元繼其國王陳煒尋弒之立叔明子曰

煨主國事一元叔明壻也一名季聲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其新國車王昌八歸

正朔子鄧銘為西安護衛指揮僉事愈次子

壬午會寧侯張溫北平行都指揮使周興拓大寧等城

占城遣使謝罪

甲申貯鈔殿廡下備賞賜給事中掌之

丙戌改太宗正院為宗人府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為左

右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

戊子高麗遣使奏其旌國事王昌入朝上以廢立止之

癸巳改大醫院令為院使

罷供奉司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擊阿資破走之還越州擒千三百餘人

指揮徐凱追擊松潘叛蠻破斬之

二朔子朔定內外官品級

齊賜耆民復其家

癸卯兵刑右侍郎錢塘沈潛夷陵趙勉俱為尚書署吏部給

事中平度侯瀟為吏部右侍郎試禮部右侍郎吉安張衡刑

部右侍郎邵永善俱為左侍郎

丙辰改六部所屬總部名吏曰選部戶曰民部禮曰儀部兵

部曰司馬部刑曰憲部工曰營部

己未涼國公藍玉往四川修城練兵起信國公湯和江夏侯

周德興節制鳳陽留守司

壬戌禁武臣預民事

癸亥遣行人賜平陽知縣張礎勅曰乃者金鄉衛造軍器擾
民爾礎執法即具聞朕朕深嘉歎特遣賚鈔三十錠內酒一
封至爾領焉並王封四國楊靖秦達為戶工部尚書
湖廣安福千戶所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命東川侯胡海
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往討之昇潛出賊後擒德忠斬之
置九溪永定二衛改大庸衛為千戶所
平越衛察隴乾溪牛場苗蠻作亂傅友德討平之
是月沐英遣都督藍玉從傅友德擊敗阿資斬其黨五十餘

人勢威請降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要

三月庚午朔詔穎國公傅友德軍沅州申國公鄧鎮軍大庸魏國

公徐允恭軍常德曹國公李景隆軍安陸開國公常昇軍辰

州靖寧侯葉昇軍襄陽普定侯陳桓軍岳州雄武侯周武軍

武昌吉安侯陸仲高軍蘄州安陸侯吳傑軍茶陵東平侯韓

勳軍黃州東川侯胡海軍賢慶南雄侯趙庸軍長沙宣寧侯

曹泰軍瞿塘宣德侯金鎮軍施州靖海侯吳忠軍衡州江陰

侯吳高軍永州會寧侯孫恪軍泗州沔陽延安侯唐勝宗軍

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軍桂陽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

侯子王威軍長寧夷陵上以諸蠻易亂恐大軍還旅叛故

分扼要地休士控夷

送貢生於國子監

已卯增置殿廷儀制司丞四人

運鈔於北方市糶備賑

戊子令天祚軍丁習匠藝置弓矢

改善定軍民府為指揮司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八十一人為元士又改源士後復舊

已丑思明知府黃忽都卒世襲

戊戌南安侯俞通源卒通源某入同先通海來附以平章鎮

守江淮屬大將軍征中原封沒逾年坐黨不論子祖嘜不能

侯除

四 己亥朔命蘓杭湖溫紹興松江民無田者往淮河以南及滁

和等州墾田官給鈔免賦役三年

置大寧衛命裡怯來為指揮使失烈門以下俱授武職

最羽卒及行都司軍士

起山東流民居京師入賜鈔

復造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便民用

賑萊堯九江湖廣貧民

甲寅故元諸王來降者俾居暹羅諭其國築舍

是談遷曰元裔來降仰資俸給今暹羅窮僻之地盡置流胡

外無升斗之入死亡可待雖深於慮患恐非遠人慕化之

味初心也

丙辰分建五軍斷事司於太平門外

甲子

何福討都勻叛苗蠻破平之

丙寅置詹事院秩正三品

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鐸為工微時友重厚慎密秩三十

餘年交不變色且無忌諱其有吏數無文弄法見諫而不罪釋
青州衛軍犯罪將決妻請代夫死釋之

五 己卯軍士父子皆殺死者官其子一級

辛卯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於兀良哈之地各居

降胡阿里失禮等為泰寧衛指揮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

海撒男塔奚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

揮同知

右僉都御史碭山黃政從征雲南還至普安遇寇與其子琬

皆死之

狼洞曠年蠻叛傅友德討平之

六朔成朔真子江退朝謂侍臣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當慮
惠乃不及患車行峻阪而仆平地保天下者亦如御車

辛丑考廉幾十年四十以下者於行人司遣用
癸丑收廢銅鑄當二至當十錢

戊午免河南開封永城至彰德夏稅巡檢許珪奏之右都御
史唐徽言其要譽上不聽

並置各省寶源局

癸亥傳友德置貴州興隆衛即狼洞黃平安撫司
定茶馬價額

七朔子命禮部遣使諭故元丞相失烈門入朝時既降數稱疾
遷延未至

給文武官朝服錦綬

辛巳彗見紫微旁乙卯滅

甲午有星自外屏西南流二文化為白雲

傳友德有疾召還諸將皆還京

癸卯高麗署國事王昌再求入朝不許

丙午除瑞金縣徭役及無徵之賦縣丞古亨言之

唐成清諸司案牘推國子監翰林太常太醫勿問

乙卯令守令舉高年有德識達時務年貌相稱者一人
韶州闕龍山人郭曰輝等作亂討平之
戊午更定大明律書成
故元丞相失烈門襲劫知院捏怯來被殺其衆潰散詔朵顏
三衛資給之
九兩寅朔日食

量減雲南鹽價方用兵故

丁卯誅西安衛指揮王綱綱從征多筮死軍士

戊辰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擢用驟峻非朝廷受重

名爵之意 上曰朕患不得賢耳若伊尹出有莘孔明起隆

中豈嫌驟哉

甲戌賞沁州人告願也田者百十六戶俱賜鈔

戊寅定王世子冠服禮

定外衛軍犯笞罪例

十月己酉平侯沐英來朝賜宴齋起筆鳳陽尋還鎮

辛酉東川侯胡海等還京賜金銀鈔綺有差

王威嗣六安侯郭振嗣鞏昌侯威尋降安南衛指揮使

壬戌增國子監學舍居監生携家者

十一月朔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
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
兩心帝王一視而已矣蓋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
丙寅宣德侯金鎮宣寧侯曹泰六安侯王威安陸侯吳傑練
兵湖廣

命後軍都督僉事孫恪募山西民徙彰德衛輝歸德臨清東
昌墾田樹桑棗

己巳餘姚有妾訴其族長私販海者上以傷化寘妾於法

也速迭兒既弒主立坤帖木兒

擢海州同知陳夔為太僕寺少卿夔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

壽子也倅海州坐事當戍邊特宥而擢之仍賜鈔

己卯通政使經歷楊大用使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

沐英連敗之乃遣把事來雲南委罪其下刁廝郎刁廝養乞

貸罪輸賦故大用以勅諭悉下之遂貢象馬白金縛送刁廝

郎等百三十七人

命選民間耆年有德者里各一人同有司入覲隨朝觀政三

月遣歸

談遷曰近縣令入覲例糧長二人隨之其實從役代應也

國初每里僉役大邑且四五百人費於何籍雖工不時
召對間有旌拔然民勞已劇不若休息於田里也

癸未上與侍臣論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潛曰君子
小人粹未易識上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衆德操

有異餘頗疑之因以味命悉下之蓋責焉五日全獻之口
乙酉安南陳暉遣使來朝時暉弒父黎一元懼罪假其名

十二月甲辰巾帽之禁

定遠侯王弼往山西雄武侯周武往河南全寧侯孫恪往陝
西俱練兵聽北征

甲辰周王構私至鳳陽詔徙雲南未行命還國

丁未討平把撒川番賊

己酉授六尚局官官勅

庚戌魯王檀薨謚曰荒王謙約好學工以其近內服丹石

致謚冊以不私恩廢公

癸丑魏國公徐允恭曹國公李景隆自湖廣還京

甲寅以浙東鹽引給大寧軍儲

倭十二艘掠山東艾子口捕斬七人遁去

丙辰禮儀司丞古里哥等出塞訪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見

不花等所在
白虹貫日
富川縣逃吏糾賊為亂殺知縣徐原善等都督韓觀討斬之
甲寅招諭故元兀納失里大王於和林
高麗人貢
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新喻人善五經元集慶路訓導放歸
隱居教授嘗應工聘隸禮部討論精審不拜官還隱石門
山學者多從之稱梁五經年八十二時尊之曰石門先生
封都督僉事胡顯梁國公顯父泉都督僉事女為克妃生楚

王楨顯以指揮遷都指揮從楚王征蠻累功封世祿三千石
談遷曰帝最慎封賞梁國之券刊於藍玉而胡顯特裨
校從征楚黔未聞殊績因椒掖躡而進之輦突少為移矣
是月高麗李成桂廢其主王昌立王瑤
是年定民牧法初民間各牧馬一歲納駒一至是五家共牧
馬納駒一駒駒納鈔七百貫家牧牛歲納犢一其牛馬俱屬
監群種馬北七萬南三萬歲五馬俵解一匹上京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丑朔命周王長子有墩監國

丙寅更造奉先殿祭器

肅清逆黨榜功臣五十七人功高望重連歲總兵曰魏國公

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

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聽指示曰

韓國公李善長義封曰滎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平涼侯

五

費聚從征累戰功論舊曰江夏侯周德興南雄侯趙庸安慶

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

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

艦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

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曰穎國公傅友

德永昌侯藍玉靖寧侯葉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

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永城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

侯朱亮祖因武功封曰開國公常昇斬春侯康鐸全寧侯孫

略西涼侯熸與持兵來歸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臣陽
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

美臣王世貞曰此榜多有不可曉者既載沐西平而傳穎公建

平蜀之勛又與監涼公平滇功在西平工不得預名其列

若止以存者論則徐中山以是歲沒尚可言而鄧寧河之

捐館久矣李岐陽吳良亦以前兩歲沒尚不分存沒則常

開平廖德慶何以不載

何喬遠曰予次勲封盡然傷焉其起草萊與高皇帝定

天下者公十二人侯五十七人伯六人是皆鉄券賢綸天

盟廟授食租衣稅不與民社事所以預宥而前全之者也

乃監胡之獄誅鉏萬數一時功臣十去六七竊怪諸臣皆

謬力捐軀入水出火為高皇帝滌蕩腥膻洗濯日月天

亦既定固當使之能者有勸善人不懼及考諸臣所以行

事皆失其理夫風雲之際雷霆易轟雪霜之餘李梅不實

大禹尚且謙抑周公以之退遜是皆田間武夫附翼攀鱗

安知守滿居成之道况夫高皇帝睿聖神武刑賞號令

無所疑錯罰焉加必而臨之者哉斯知魏文所以疑心漢

高因之偽游是以徐達醉驚而趨寢湯和稽首以還鄉鞫
躬隱智存乎其人逮夫永樂之間內難削平以七戰論功
既而北驅殘山南縛交酋西靖羗番東捕倭韓降胡廝養
徃一登封而景隆以負國墮戶江陰以被論入券長興以
傲工奪田越雋安陸之流載復載仆終夷氓隸前封所存
僅魏西平武定三家而已開國靖難至分新舊之官高
帝之舊封誦矣夫以常李鄧馮之功而裔末流於荒徼養
屬幽於都闕主組委於泥塗工師作室雖賀主人上賓鉄
庖猶養行炙繼體英君守文令主能不惻然動心者耶

子七

蜀王椿之國成都

國子助教兼翰林院檢討茶陵陳南賓為長史昕夕獻納王

甚重之南賓洪武二年應聘至京授膠州同知治先教化遷

國子助教講洪範上善之

訂卯詔晉王 慈王北征以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見不花

知院阿魯帖木兒等將惠遼也拜穎國公傅友德征十前將

軍南雄侯趙庸懷遠侯曹興左右副將軍定遠侯王弼全寧

侯孫恪左右叅將赴班平聽 慈王節制王弼先往山西聽

晉王節制

己巳康鎮為大寧右衛指揮使康茂才子

庚午鳳翔侯張龍榮陽侯鄭遇春平涼侯費聚龍江衛指揮

同知徐恭等往雲南置驛傳

辛未長興侯耿炳文練兵陝西

進五軍斷事官秩正五品

召還指揮蔣旺等寧都知縣查允中奏其擅討山賊傷農也

召還令有司招降之

倭登浙江穿山浦殺掠百戶單正不即勒捕坐誅

信國公湯和自鳳陽來朝因風疾留京師

庚辰貴州蠻作亂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

進士王希曾請出母之喪不許

辛巳翰林院學士劉三吾降國子博士侍講學士葛鈞降助

教時授晉世子經稍怠尋復秩

以胡騎指揮安童為刑部尚書

西番作亂監玉往大渡河擊之

癸未高麗人言國王王昌曾辛毗子禍子之故國中不服別

擇定昌君瑤立之乞准嗣上諭禮部尚書李彥名曰高麗

限山隔海廢立事真偽未知聽其所為移檄國人知之

詔高麗人在遼東留遷者勿禁其所欲入
一戶二軍者免其一
故元平章把都帖木兒等來降令就水草便地居之
戊子潮州補戎生員陳質求卒業許之除其佐兵部尚書沈
潛難之工曰人才始得用朕豈少一持戟之士乎
蜀王椿奏西番作亂焚里崖關已遣都指揮瞿能同知徐凱
以萬三千人助藍玉往大渡河邀擊
贛州山盜糾湖廣諸洞蠻作亂命東川侯胡海充總兵官普
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為左右副將率師討之

已丑作點鋼長鎗付京城各門守衛
從征千百戶以應襲子弟領後事無者總小旗領之
延安侯唐勝宗鳳翔侯張龍仍往黃平平越鎮遠貴州練兵
屯田
辛卯遣都御史古思帖木兒齎勅諭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
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等
增江以馬戶初江南十
五
定竈計才辦鹽每丁歲辦小鹽六引引二百斤

二月酉國仔祭酒來訥卒訥子仲敏滑大以壽鄉元陝西行省
侍御史贈魏國公訥遲重託聞該博至正癸卯進士尹鹽山
洪武十三年拜國子助教橫經發難剖擊愚蒙起翰林學士
尋改文淵閣大學士自宋濂唐同後惟訥蒙眷改祭酒年逾
七十振飭學規諸生畏敬歷七年召其子望江汪藻麟侍養
年八十工甚悼之歸葬服滿仲子訓導顯祖擢國子司業
袁泰曰董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才之關而
風化之本也高皇帝初建成均首得宋公為師其教人
先躬行而後口說故士皆務實國初人才多質直朴醇足

以通何則身教行而物道立也諸君掩其不言下自成蹊恐在其多言哉
庚子考定王國合祀山川

六科失記旨意增減失實覆軍籍不明俱下獄

癸卯宥給事申彭與民等罪先是諭給事中父兄伯叔來朝

觀政歸以書諭其鄉里子弟使為善無犯法入予鈔遣還而

與民等下獄父九霄來朝工表引咎歸上憐之同宥十七人

九霄尋卒命歸葬

甲辰諭晉王一燕王備山

戊申藍玉擊破西番蠻人并討平嵩州雜道蠻人之攻圍大

渡河者俘其男女數千人

擒龍州賊蘓文山等誅之

在子隱士吳敦義李翰為陝西布政司左右叅政

詔有同過悞一犯至三犯皆記罪復職

民戶米對撥官軍俸糧

丙辰龍州知縣陳敬誦闕言事稱者擢吏部右侍郎

戊午沅陵主簿張傑坐輸作自陳有老母守節乞宥罪歸養

許之命禮部榜母節於天下加俸資養

庚申逮治千戶虞讓子瑞嗜酒不習武也發邊并諭武臣子

弟

下頁到

癸亥誅河南妖魁朱黃頭等

藍玉克散毛洞擒土酋而下萬餘人

阿資既平置陸梁衛

築歸德黃河隄時河決鳳泗徑夏邑永城諸縣有司不時工

歸德入奏命發興武等十衛軍與歸德人塞決口甫月而

成官言者罪其有司

三月丑燕王率諸大將出右壯口征

甲寅官民服飾

臨洮僧已竹頰古為尚師

部院歷事官三年無過者給全俸一年者給半俸
庚午改公主府家令司為中使司用內臣

三 雄武侯周武卒於河南武開州人遷江陰丁酉從軍常州取
江南累功都督僉事屬西平侯討平西番洮州戎封世指揮
使賜券子興龍江右衛指揮同知興隆人其子曰有德
定公朝卒塋輟朝禮

諭山東河南春夏貸粟秋成還官

郝從道試大理寺右少卿趙居仁試通政司左叅議俱人才
侍朝觀政者

鄧余陳紀王斌為尚書司丞申國公臨江侯六安侯之弟
癸巳燕王初出右壯口諭諸將曰地曠絕吾千里行師

無間謀難以成功乃發騎偵也逸都冒雪抵其營諸將欲
止燕王不可先以指揮觀童招之觀童故善乃見不花至

則持而泣倉卒間大軍壓其營遂降觀童以乃見不花及丞
相咬住等見燕王慰勞甚至悉收其部落數萬畜產數十

萬而歸
談遷曰史歸功燕王甚意傅穎公等從征或後人過飾

也

晉王出塞不見，引還。

四甲午朔潭王梓暴薨，王母定妃達氏封長沙王，慧而文，數設醴，召府僚賦詩品高下，金繒賞之。至是，妃家坐事，王不自安，遣使慰諭，且召之。王驚闔宮焚死，年二十二，無子。國除。徐學謨曰：高皇帝承勝國之後，用重法刑亂王，固親子生妃家事，連竟亦不赦於子，豈不誠神武聖人哉！談遷曰：何喬遠紀潭王事，亦聞曰：達定妃故陳友諒姪，上妃之妃，居常為語，所以為妃故，王不勝忿，閉城，友竟自焚。夫齊庶人母亦達定妃也，豈妃居常泄於潭諱於齊耶？

且安有宴然干乘而輕為亡魄發難者，真村替之說也。

上召潭王或面慰諭之，非有他意。先是周王譎雲南益自疑耳。徐宗伯謂王固親子，竟亦不赦，又苛論矣。帝雖嚴馭，獨無放廢之德哉。

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家人犯法奪舊賜公田

丁酉詔濱海衛所每百戶造二舟邏海上巡簡司如之

庚子置京師外城十五門

改龍里長官司為衛尋改軍民指揮使司

甲辰暹羅斛國貢香十七萬餘斤

閏四月朔東平侯韓勳西涼侯濮瓌瀋陽侯察罕左軍都督僉
事王憲練兵東昌

燕王棖至 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

戊午改徽州千戶所為新安衛

命傅友德部元降將至京徙部部落於閩南

乙丑安南入貢以非期卻之

吳朴曰安南凡有篡逆立者必厚貢中國以固其位然以

其貢厚而故詰責如我 聖祖者鮮矣

國子生李約父元恭坐事 請廣東吏老疾約乞代釋之

丙寅置大田軍民千戶所隸施州衛

辛未授故元太尉乃兒不花留子中衛指揮同知阿魯帖木

兒燕山中護衛指揮同知咬任為右副都御史忽哥亦為工

部右侍郎尋進乃兒不花阿魯帖木見指揮使

故元 國公藏下來降

甲戌除百官期年奔喪之制

丙子詔免滁陽定遠六合天長儀真舒城等縣馬戶田租民

田全免官田半之著為令

涼國公藍玉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初叛蠻據龍孔道

指揮徐玉攻圍之擒宣撫覃大信至是玉又破諸寨斬獲千
 七百餘人
 丁丑舢艦侯朱壽二子與能俱犯法當死特宥之
 丙戌仇正嗣安慶侯仇成子
 置平霸衛
 免湖廣江西廣東被寇通租
 新添龍里威清安南清平六衛降六安侯王威安南衛指揮
 使宣德侯金鎮平霸衛指揮使
 戊子賜宋國公馮勝江夏侯周德興永平侯謝成定遠侯王

弼會寧侯張溫武定侯郭英江陰侯吳高鶴慶侯張翼崇山
 侯李新安慶侯仇正南雄侯趙庸鈔各二十錠建先聖神道
 碑

辛卯討廣東黃田山盜袁萬三等平之

法司官年老者賜為

五癸卯已朔戶部尚書楊靖改刑部兵部尚書沈潛改工部工部

尚書秦逵改兵部刑部尚書趙勉改戶部俱賜誥未幾潛仍

兵部逵仍工部

工念列侯老恙遣還鄉魏國公曹國公開國公宋國公申國

公穎國公各金三百銀二千文綺三十綾十鈔三千錠永平
侯南雄侯崇山侯懷遠侯鳳翔侯足遠侯安慶侯武定侯華
昌侯各金二百銀二千鈔十錠文綺三十綾十鈔三千錠
丁酉御史劾奏太師李善長詔勿問初胡惟庸謀亂私遣元
臣封績通漠北事敗績留胡中監玉獲績於捕魚兒海善長
不以聞至是或告之訊績得狀及善長私書法司請罪善長
寢之於是御史糾善長追理胡惟庸事不報

庶子御史復請按李善長并其從子佑伸下佑伸獄時善長
家奴盧仲謙等言胡惟庸令寧國善長薦為太常卿謝黃金

二十斤善長送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於惟庸惟庸皆厚與

金帛酬善長陶國古劍及白玉酒壺玉刻龍螭盞玉蟠桃

杯而吉安侯陸仲亨家奴亦告仲亨及延安平涼南雄三侯
皆置善長謀變未發下廷臣訊之得實群臣請誅善長工
不許復使讞皆具狀

己酉播州貴州宣慰司各遣子來朝入太學許之

壬子命各郡縣置倉糴穀備賑給時方召天下老人至京

命所召老人齎鈔往各處催糴

乙卯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自殺時年七十七老不能飭下有

言善長私鑿定遠水達淮便為粟治第從信國公私假衛士
三百信國公怒不與京民向通惟庸法當徙邊善長入其賂
數奏請給其親上固疑之會星變夏占為大臣灾上大殺
都民之怨逆者應之善長曰是中亦有良民上怒曰善長
事朕二十九年陰陽朕意凡事皆待朕發端念或有過則可
歸責於君父斯可居上公理天道應陰陽者耶善長昔黨胡
惟庸得曲原乃為悖民求情而封績之事見告至是上召善
長奉天門語舊事甚悉流涕顧群臣曰諸君為我曲宥太師
群臣不可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上陛下

即歸自經賜佑及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朵平涼侯費
聚南雄侯趙庸皆死上命葬善長爵除善長足遠人從起
義早足饋餉定章程一制度厥伐不細卒以嫌死天下莫能
明也子駙馬都尉祺卒江浦祺子芳留守中衛指揮僉事茂
旗手衛鎮撫茂子恒停襲恒生城城生宜宜生鸞嘉靖中錄
絕封改文資世襲七品

袁察曰昔劉項戰滎陽成臯間蕭何功第一史稱高祖知
人善任使舉國而委之非至明孰能之哉方高皇帝之
趨彭蠡也西畏強楚東偏勁吳謀臣猛將空國以爭死敵

建康草創人無固志安、乎殆哉李公一書生固守根本
冥然亡虞此與蕭相何異東討西征給餽餉繕器械未嘗
乏絕和輯諸將一心同力以贊王業其所奏定法制網法
目細可法可傳雖聖謨宏遠匡畫不少矣而學士大夫罕
述焉豈以胡黨少之哉
王世貞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即
善長功胡能比蕭鄱侯哉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
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
不異議者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

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今自蓋以禮整恤帝
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哉雖然其初獄詞抑何暖
昧少証也隱之十載而後發、之後一獄詞初視十年而
詳者寧能使善長瞑也嗟予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何喬遠曰蕭何雖買田宅自污而不治垣產日後世賢師
吾儉彼亦有以自高於人主善長當日月之下雖破私捐
愛猶慮不足以承之也况有所拘比而賣惠於夫人進言
雖忠服刑雖不哀欲繇以免難矣
顧起元曰逆臣作難片語株連高皇帝既幸已釋公乃

終不免蒙疑以死何也嗚呼難言矣公心以為上幸不
為相國何之暴擊者臣得去鍾室畢命瞞下足矣簷纓盤
水北面而謝王恩即言之竟何為也或曰庶甲初訊公嘗
奉詔歸鳳陽矣復召理臺事稱疾力辭或可以免不見信
國之休沐而安乎信國之謹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
上所疑也疑而欲遠跡以自引則益厚其疑東西南北惟
命之從毋寧束身以聽於上耳公之此心高皇帝亦
知之夫以韓國之封寢於身後朝堂之榜夷於大惑上
意似終愜然公者何以知以謝馬祺之亡恙王國用之

無罪知之
上臨取久天下安危之慮深無將之戒不得
不嚴以肅臣紀耳此高皇帝所以獨斷於九重而公之
祈為甘瞑於萬世者與
談逸曰漢之興藉三傑明初徐中山類淮陰侯而勞慎
過之劉文成則子房也保身之道不足李太師藜然鬱侯
矣聲榮冠於列服究其終去殖醢無幾耳末年刑書定自
家奴之口此廝養之徒者流果足蔽大獄示大信於天下
乎噫貴賤有等胡囂亂之甚也又史稱禮葬之厚卹其家
夫當時籍入六萬金僅免孥僇則所云禮卹或史筆曲為

之飾也耳

頒逆黨二十人姓名於天下韓國公李善長豫章侯胡美亂

死延安侯唐勝梁檀乘傳責捕代縣期年下獄吉安侯陸仲

亨謀逆為家臨江侯陳德軍數千言之而怒遂反平涼侯賈

聚往姑蘓不奉命營陽侯楊璟之而敗兵責永嘉侯朱亮祖本

與為誰所惑汝南侯梅思祖本元義族弟姪子孫但存婦女

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宜春侯黃彬所誘淮安侯華忠

六安侯王志都督毛驥於顯陳方亮所誘耿忠

於琥先在寧夏任指揮聽

七十

六月丑給事中朱懋私毀奏劄當死上惜其才宥之

都司安撫司散毛撒狗長官司蠻叛監玉遣鳳翔侯張龍討

年之

給雲南諸衛屯牛

海門縣颶風三日夜壞廬舍詔賑濟築隄

戊辰傳友德師還

定馬戶產一駒賜鈔十錠種馬及駒不及數弗問

已巳召鳳翔侯張龍於雲南

南海主簿上有罪當城旦妻高氏訴願沒官贖罪宥之

施南宣撫司土官覃大勝作亂藍玉兵討之擒八百一十八

人誅大勝

定公侯伯鉄丹軍先是公侯伯各給年百十二人曰奴軍至是

遣還鄉設有戶領之盡公侯之世給也成俾自耕食鑄於鉄

冊

右軍都督僉事 坐事當死自訟於 上宥之送雲南代

其父也守尋除 衛指揮使

丙戌定司經局官制

庚寅命京衛各置軍器庫

七

駙馬都尉歐陽倫往雲南資新兵

尚寶司卿楊顯往雲南尚寶司丞楊鎮往貴州閱各衛兵

七 辛卯朔寬部竈戶

壬辰西涼侯濮瑛練兵臨清

河決河南命賑灾民萬五千七百十三戶

丁酉追還軍衛水馬符驗

己亥景川侯曹震還鄉

封丘人劉晏壽進禁書數十種

癸卯景川侯曹震理四川軍務

甲辰高麗送故元伯太子男六十奴來京蓋上徵之
丙午太僕寺少卿祝孟獻往滁陽添省牧監從民便

丁未足内外文官試職授官借除等則

辛亥勅法司在外死罪其犯者具狀申刑部議足遣官審決

免死者輸作原師

乙卯安陸侯吳傑練兵長沙籍土軍萬一千四十三人分隸

平壩威清諸衛

戊午鑄其世子妃印黃金十五兩方寸餘世子同

詔五軍都督府清各衛所吏卒部伍

庚申朔吏典役滿三年悉赴京師

重作黃冊

甲子航海侯張赫卒赫濠人以千戶從起兵有功累後軍都

督僉事轉漕運左追封恩國公謚莊簡子榮自致功指揮使

黨事爵除

辛酉給事中薦士者上問宜何官對曰宜收民間所長

曰年少才高勇於敢為工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

理其養於學而後用之

己巳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分河南等十二道每道印二篆

曰繩愆糾謬合制如浙江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餘道同如
出使云巡按惟浙江江西直隸事繁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壬申涼國公監玉還京增祿五百石尋還鄉賜金三百銀二
千文綺三十綾十匹
詔選舉母錄隸卒

甲戌復命兵部清驛傳符驗限其請給之數

賑河南山東並平水災

丙子考定使節之制竹脩三尺旄三重如漢

壬午赦監守倉糧陳腐者之罪

己丑置北平行都司儒學

九月 庚寅朔日食

賜應天考官及貢士鈔錠

辛卯長興侯耿炳文還鄉

乙未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三代皆王爵如開平

王例穎國公傅友德江國公吳良海國公吳禎鄆國公韓政

黔國公吳復皖國公仇成樂浪公濮英魏國公俞通海三代

俱封公全寧侯孫略景川侯曹震會寧侯張溫崇山侯李新

長興侯耿炳文三代俱封侯

置大寧等衛儒學

丁酉福建右叅政太原王純為浙江左布政使

戊戌分戶部四子部為十二部雲南則四川兼領之刑部同

通政司叅議嚴震直為刑部郎中

壬寅封中軍都督僉事桑敬徽先伯世傑子祿千七百石世

襲

丙午御史夏長文劾左副都御史袁泰

工宥泰進長文左

僉都御史

都督宋晟練涼州兵備

七

壬子豫府長史輔導失職皆免官

癸丑定外官公宴節錢

賑湖廣饑民

命景川侯曹震疏四川永寧水道二百七十餘所

十月未朔置倒鈔庫聽民換易尋罷

定鈔一貫准千錢

粵都賦復三等皆予

辛未尚寶司丞何雄為少卿次子真太子洗馬詹敏為尚寶司

丞徽之子

戊寅刊行宋儒黃公紹韵會

辛巳賜故誠意伯劉基次子仲璟及孫鷹織金文綺鞍馬省

墓

甲申封右軍都督僉事定遠張鈐永寧侯世祿千五百石積

十功征雲南兀著

追封宣寧侯曹良臣安國公謚忠壯

乙酉置閣門使正六品劉仲璟為之

禁通外蕃

十一己丑朔申明善惡勸懲天下

七五

減或改置太僕牧監之地

永川知縣王佐為翰林待讀

己亥錦衣等二十衛於江北岍草場牧馬

者民百六十七人授鄆縣官歷事諸司

茹常試兵部尚書諭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

默尚順無利於天下

丙辰賑河南水災

十二己未朔諭刑部尚書楊靖犯十惡并殺人論死餘皆輸粟北

邊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三人併輸予還家備資以行

高麗貢玳瑁筆分賜翰林劉三吾等
壬申罷天下歲織段匹造弓矢賞賚用絹帛有匱乏即織於
京師置後湖局專造弓矢
甲戌福建進南唐書金史蘓轍古文初上購書先刊行之
禮部侍郎原武凌漢有罪免官請留居京師尋復秩漢嘗
面折左都御史唐徽見忤
刑部尚書楊靖以郭桓盜糧事當從半詔勿問
戊寅遣國子生鍾必興等十四人視山東流民令有司存恤
賑廣西驛遞人

七六

庚辰夷陵州學正張智試禮部左侍郎鞏昌府教授李本正
為翰林編脩

丙番諸夷丙天尼刺國曰灌頂國師吉刺思巴監藏巴藏
卜曰烏思藏衛俺不羅行都指揮使司曰仰思多前司徒
公為巴思曰烏思藏衛都指揮使司僉事班竹兒藏卜曰分司
僉事管卜兒監曰鞏思寨官喃兒加曰哂力巴鞏卜闡曰劄
唐千戶端竹藏卜曰宣慰司列思巴端竹曰烏思衛鎮撫朵
兒只藏卜曰班竹兒藏卜曰汝奴藏卜曰約瓦占寺僧星吉
旦各入貢賀正旦

成子國子生陳通奏祖罪謫陝西年七十無子孫侍養乞赦
許之

賑山東水災

西平侯沐英遣兵擊蒙化賊高天惠等斬之奏立蒙化景東

二衛

是歲辟耆民千九百十六人

宣德侯金鎮降平壩衛指揮使六安侯王威降安南衛指揮

使俱黨論

威亡子志次子城調清平衛

滎陽侯鄭遇春卒遇春濠人從渡江克定江南北從大將軍

開中原下汴洛翔得封坐累失侯十三年復爵卒國除

黃金曰李牧之子鴈門李勣之子并州吳玠之子蜀皆得

其善者也而世稱其功當國初擾攘六安南接蕪黃朔州

北接胡一並為要害遇春控弦守之皆保無虞肆聖祖

定封於諸臣之功銖稱寸度至公而無私然必任重職者

始授侯封遇春一衛使耳乃亦列爵封侯而又兼官督府

是匪超躐而貴之也豈亦以其維城之烈出於方略有過

人者宜受上賞與

工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李善長之寃曰臣聞君親無將臣

子誅意惡莫慘於逆天下所共聲幽明之同糾也雖然臣聞
世有輕重福亦有輕重禍擇重福者易輕禍釋重禍者輕薄
福人心之或然者也竊見故太師李善長與_得陛下_{一死}畢
謀智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
被綺繡福莫重焉當元之季異姓烏集起張奮霍欲如_{陛下}
下者甚衆然卒_{陛下}得之天也其始異姓豈_得奉頭脯下哉
莫不齏粉耘折為世大悲禍莫重焉夫人之親其子孰與親
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孰與_得倖萬一者之富貴
不格明甚雖至病狂必不易也善長於惟庸兄弟之子之

親耳於_{陛下}子之親也即謂善長有病狂心欲自為臣猶
未敢深理今謂其佐惟庸者萬一成事不過勲臣第一耳生
公死王耳尚王納妃耳富貴無增加_得倖焉是重福之所無
擇而重禍之所必至者也善長年四十一從_{陛下}四方之
事今七十餘挺解摧顏鼓舞倦矣其子又託禁掖骨肉之親
夫為此者非其血氣槁暴橫動於中則必有深仇急變大不
得已之事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兩者無一焉
平居宴然忽起此端此臣所以為善長疑者也若謂天象告
變大臣當災則殺入應之豈天心與王憲哉善長已不幸失

刑臣猶懇測為陛下明者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國用
疏御史解縉代草其時大理寺卿陳輝亦上疏如國用言
工昏不之罪

朱國禎曰韓公之死王國用一疏發揮明切高皇亦無
辭以解然止論韓公之地位未究當日之事情也韓公有
心計而無遠識觀其料張士誠一節便可概見既以布衣
特起佐平天下富貴已極老且倦勤而高皇益振厲法
在必行雷霆時擊工之恩既不勝其威而摧折甚多下
之懷又不勝其懼韓公久居班首屢旨切責奪祿甚曰欺

七九

可斬危矣日岌、高憂及身家狗弟姪之言密通惟庸為
脫死計應亦有之要之惟庸以點才偶當上意而奸偽情
狀傍觀豈不了了伯溫顯與之抗中山屢為之言而我以
姻故相嫌此豈腹心功臣善自保全之策乎昔蕭何常識
韓信矣身追之自亡命立拜大將特達之智千古無二然
鐘室之斬卒始之使入蓋古人一心為國識大計如此並
稱三傑抑有由來使何以舊恩終始與信綢繆悲其辱決
不止械繫而衛王尉亦決不得以一言動漢祖之聽今韓
公籌軍食輯和諸將誠可此蕭何而其知人則遠不及雖

清夜讀詩日心書三十遍

詩經習畢上書

早飯後讀詩經五十遍

理書習畢寫字抄

書

午飯後讀李詩經五

十遍習

再理舊讀唐詩三卷

課餘抄文法對課

夜膳後讀書道七

唐詩一首讀五十遍

識伯温而歸宿乃留於惟庸之邪說舍

為惟庸族矣弟且誅死矣猶徘徊觀望遲

引決總之是世味中人構風雲履盛滿不

憐温陵嫚罵儒者類為工上人說法而乃

韓公以隔靴搔癢詆國用此豈其聰明之

古者子



屋識景濂不能識伯温而歸宿乃曾於惟庸之邪說金
曰舉發而又比焉惟庸族矣弟且誅死矣猶徘徊觀望遲
之十餘年迫而引決總之是世味中人構風雲履盛滿不
制而敗終屬可憐温陵嫚罵儒者縲為工上人說法而乃
以辭爵分祿青韓公以隔靴搔癢詆國用此豈其聰明之
極真可抵掌千古者乎



程

玖